

蚀心集

■ 萧军等著 梁山丁编 ■ 春风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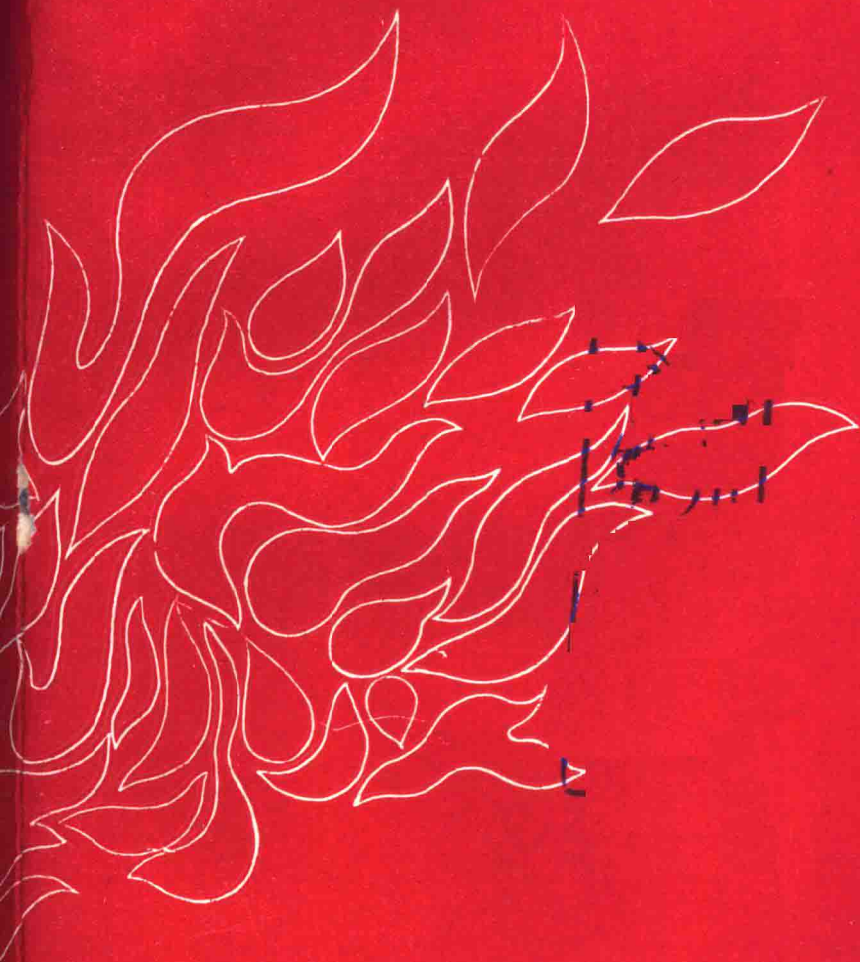


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

烛心集

萧军等著 梁山丁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烛 心 集

Zhuxinji

萧 军 等著

梁山丁 编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350,000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14 5/8 插页：2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

责任编辑：邵 文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 7-5313-0221-7/I·209

定价：6.00元

受欢迎的缪斯

——《烛心集》前言

梁山丁

历史的长河是不可能割断的。

东北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是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从1919到1949年，这三十年间，东北现代文学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军阀时期，沦陷时期，解放时期。东北作家在“剑与火”的搏斗中，由童幼年时代成长到青壮年时代。他们流血流汗，前仆后继，开垦、耕耘这块荒芜的处女地。

军阀时期的东北文学（1919—1931年），是刚刚萌芽的新文学，与骈四俪六的旧文学进行搏斗的时期。

“五四”运动的春风渡过山海关，从渤海湾头到松花江畔，新文学社团和新文学刊物陆续出现。1922年吉林的穆木天等人组织“白杨社”，创刊《白杨》；1923年沈阳的梅佛光等人组织“启明学会”，创刊《启明旬刊》。这两种刊物，如点点绿洲，点缀在荒凉的北国文坛上。以后有大连青年会出版的《青年翼》和沈阳“东北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文学刊物，推动着新文学运动。一向文化落后的东北，涌现出新的诗歌，新的

小说、散文、新的思潮，给东北青年以鼓舞。歌颂自由平等，反抗封建道德，反对旧式婚姻的作品，由东北青年作家创作出来。

一向宣传旧文学的报纸，如沈阳《盛京时报》开辟《紫陌》文艺副刊，大连《泰东日报》开辟《文艺周刊》，哈尔滨《晨光报》开辟《江边》文艺副刊。东北各大型报纸，争相转载关内的新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胡也频、刘大白、叶绍钧、沈从文、徐志摩、冰心的诗歌、小说，受到东北青年的欢迎。

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宣布悬挂青天白日旗，关内关外响起一片新歌。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成立，宋小坡主编的《关外》首先揭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关外》出刊到十七期，遭到东北军阀的禁止，被迫停刊，接着《冰花》创刊，它是东北大学附中学生郭维城、李正文、全格平等编辑的，这刊物以宣传“普罗文学”受到东北青年的欢迎。在中共满洲省委刘少奇、杨一辰的关怀下，由周刊改为月刊，一直出刊二十多期，是东北文学刊物寿命最长的。

除沈阳的《关外》、《冰花》以外，尚有白晓光（马加）编的《北国》，师田手在吉林编的《火犁》，陈凝秋（塞克）在哈尔滨《晨光报》上编的《江边》，这些进步的新文学刊物，高举新兴文学的火炬，点燃了东北大地。

《冰花》创刊号上曾刊载署名碧赤的文章，题目是《论国内文坛的转变对东北文学的影响》，号召东北作家：

“不应忘记，不具备时代精神的作品，就不伟大，描写东北民众的苦闷，如不达此目的，就不可能创建东北文学，也不可能引起国内文坛的注意。”

这是针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而提出的要求。

当时沈阳出版的文学专集，如赵鲜文的《昭陵红叶》、宋树人的《樱花第一枝》、张露薇的《情曲》、王一叶的《锦瑟集》、李冰痕的《苦诉》、林霁融的《鲜血》、凭汝的《风纹》以及哈尔滨出版的陈凝秋（塞克）的《紫色的歌》等。大部分是诗歌集，小说散文很少。

当时林霁融评价赵鲜文的《昭陵红叶》：“一只笔掌握着人间的悲剧，一篇纸结构着美妙的幻想，这是文学家们特有的无上权威。”①

白晓光评论林霁融的《鲜血》：“我们决想不到荒凉的北国，产生出这灿烂的艺术之花。”②

可见，东北作家童幼年时期的创作，已体现出时代精神，尽管还没能充分描写出东北民众的苦闷，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新文学专集的出版，是应该受到赞美的，因为它们创建了东北文学。新文学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军阀时期的东北文学，正如《关外社》的张弓后来在《奉天文艺之今昔》一文中论：

“一个时期的文艺，在量的方面，似乎很可以自慰，但在质的一方面，如果我们检讨批评一下，则浅薄与幼稚，和文艺思想的×××与混乱，实是一个不可隐讳的事实。”③

“九·一八”事变，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践踏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之下，三千万东北同胞开始灾难深重的亡国奴生活。

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1932—1945年），是在极险恶的历史条件下，和敌伪的殖民地文学进行斗争的。

沦陷初期，有些报纸被迫停刊，文坛凋零，正在萌发的新兴文学种子遭到严重的摧残。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移哈尔滨，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新文学的火花开始在北满一带閃

烁。他们创刊新文学园地,如长春《大同报》的副刊《夜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文艺周刊》、齐齐哈尔《黑龙江民报》的《芜田》,哈尔滨《大北新报》画刊。在“我地下党领导的新闻战士和作家们,冒着生命危险,利用敌伪及其它色彩的报刊,通讯社,进行隐晦曲折的抗日宣传,用正义、热血和生命写下了另一篇反满抗日的斗争史”^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抗日文学,始终在斗争着、发展着。

东北著名作家罗烽回忆“战斗在文艺战线上”的情况,“1932年底,党交给了我新的任务。杨靖宇同志让我和金剑啸同志团结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通过文艺手段,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根据情况,适当扩大队伍,壮大力量。”^⑤

当时罗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候补委员,兼哈尔滨市委道外区委宣传委员,杨靖宇是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兼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经过一段共同的努力,很快就在党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文艺队伍。当时萧军、萧红、舒群、金人、唐景阳、梁山丁、方未艾、白朗等同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以笔做刀枪,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⑥

当时,萧军以三郎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登在1933年7月30日的《大同报》副刊上,他号召青年文艺工作者:“整齐了步伐,辨清了方向,抓住我们的时代,执拗、沉着的前进着。”“真正的文艺不是自私的,超人的,更不是酒精、鸦片和甘心卖春妇们的媚笑。他本来‘应该是人类最底层的呼声,群的行乐。’‘人生的现示、发掘和创造’者……切盼所有全满洲的爱好文艺和青年文艺作者,坚定起我们的意识形态,肩承历史人群给予我们的任务,把它赋予文艺的本身,要它也去完成它所应负的任务吧。”

这一年10月，萧军和萧红的小说集《跋涉》在哈尔滨出版，这是东北沦陷时期第一本文学专集，它震撼了当时的东北文坛。但，出版不久，即遭到禁止。

1934年夏，萧军、萧红被迫离开东北。罗烽入狱，1935年白朗偕罗烽逃亡，1936年金人、孙陵、唐景阳（林珏）陆续出走。同年金剑啸（巴来）在齐齐哈尔英勇就义。不久，小古又遭逮捕，被日寇将尸体投进松花江。

东北文学是在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有人牺牲了，有人逃亡了，在东北沦陷初期，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受到东北人民群众欢迎的。

“当时，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抗日战士，曾想方设法弄到《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在军营中传看，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支援和鼓舞。”^⑦

东北沦陷中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发动“七·七”芦沟桥事变，激起中国全民族的抗战，东北作家不甘沉默，又开始以各种方式从事反帝爱国的文艺活动。他们继续利用敌伪的报刊，发表暴露法西斯统治的文学作品。如沈阳的《新青年》，长春的《明明》以及《兴满文化月报》、《斯民》（后改为《麒麟》）。《明明》上刊出袁犀的《邻三人》、疑迟的《北荒》、《山丁花》等小说，《新青年》上发表了袁犀的中篇《流》（后改名《风雪》），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大同报》的文学副刊《文学专页》、《我们的文学》，又开始发表秋萤、山丁的小说，《大北新报》的文学副刊《大北风》、《南北极》发表沫南、陈隄、励行建（马洗园）的作品。

值得提出的是东北作家不仅写短篇、中篇，而且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如《大同报》连载王则的《昼与夜》，《新满洲》

连载季风的《夜》，张青榆的《冷香槟》，金音的《明珠梦》，这些长篇小说代替了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武侠领地。

这一时期是同人文学的全盛时期。如艺文志同人，文丛同人，文选同人，作风同人。

在小说创作中，城岛文库刊行三本短篇小说集：古丁的《奋飞》，疑迟的《花月集》、小松的《蝙蝠》。文艺丛刊刊行四本短篇小说集：吴瑛的《两极》、山丁的《山风》、梅娘的《第二代》，秋萤的《去故集》。文选丛书有两本短篇小说集，袁犀的《泥沼》，秋萤的《小工车》。

此外，还有姜灵菲（未名）的《新土地》、吴郎的《断续层》、田瑯的《大地的勃动》、小松的《北归》、金音的《生之温室》，秋萤的《河流的底层》、石军的《沃土》等长篇小说问世。

这些文学专集，比沦陷初期在量的方面是超过的，在质的方面却比不上《跋涉》的成就。

东北老作家秋萤，以黄玄笔名发表的《东北沦陷期文学概况》，曾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进行评价：“从当时的作品看，绝大部分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实感。即使不是作者的亲身感受，也是他们当时思想的真实反映，这就是在日伪的血腥统治下，在民族尖锐对立和残酷的阶级剥削中，对被奴役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有着深切的同情和对黑暗的社会，有着强烈的不满。但是，由于作者当时的处境和本身的弱点，在客观上还没有亲身接触革命力量，更没有看到另一种社会现实。”^⑥

有的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许多有反动政治背景及倾向的报纸和期刊上，能发表一些比较进步的文学作品呢？

这个奥秘，老作家萧乾早已在《鱼饵、论坛、阵地》一文

中解答了。⑨

应该补充一点，在东北沦陷时期，虽然刊物的发行人是日本人，如《华文大阪每日》，而其副刊是掌握在中国人的编辑手里。这就是奥秘所在。如《盛京时报》的文学版掌握在秋萤手里，《大北新报》的大北风，掌握在谭铁铮手里，《大同报》副刊掌握在陈华、坚矢手里，这些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人，但，他们是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

沦陷中期的东北文学，是被评为“暗”的文学，这是不难理解的。这正好说明它的进步性。因为它是在“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理念下写出来的。

沦陷末期的东北文学，是东北作家的苦难时期。1942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编纂的《思想对策资料——关于满洲左翼文化运动》中，说：“利用满洲的中文报纸广泛的展开了启蒙运动。”“是采用合法手段，但在暗中进行着非法的地下组织运动的。”“并不仅是一个作家问题，也不仅是启蒙思想对人民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读者阶层的思想的趋向。”

“因为和中国人是同一种族，反对满洲独立和同时受到日本民族的压迫。”“其根本思想都是从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出发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这些作品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以建设合理的社会为目的，激起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

“企图煽动反满抗日思想，”“进一步再使之同情人类社会，更同情无产阶级，来启蒙他们要求实现全人类自由平等的社会，”“其实质是为了驱逐日本势力，完成民族革命以后，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一个全人类自由、平等的社会”“对作品的检查，不能仅仅给予许可、‘不许可’，”“不能以一个一个作品为对象，应把同一作家的作品收集在一起检查，必须与‘特高司法警察’取得有机的联系。”⑩

我们从敌伪机密档案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东北作家在沦陷末期是日本法西斯特别注意的对象。

《昼与夜》的作者王则从关内归来即遭逮捕，死于狱中；《杂感之感》作者季风，被逮捕后两次越狱未成；陈隄、沫南、鲁琪相继被捕，《青年文化》编辑王天穆，《星火》编辑田贲相继被捕。其他作家、诗人逃亡到关内去的不计其数。

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正是在和敌伪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没被血腥镇压所吓倒，他们没有被“艺术指导纲要”所束缚，他们经过艰苦曲折的历程，终于盼来了东北解放。

从八·一五光复到1949年建国，这是东北现代文学的解放时期。

很多流亡到关内去的东北作家回来了，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是可以想像的，舒群带领一个文艺工作团，离开延安，回到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罗烽、白朗、萧军、金人、塞克、马加、唐景阳、梁山丁、李克异（袁犀），先后从老解放区回到哈尔滨。罗烽领导东北文协工作，白朗编辑《东北文艺》刊物，萧军组织鲁迅文艺出版社，主编《文化报》，唐景阳主编哈尔滨日报。舒群主编《知识》杂志。

坚持在东北写作的作家和刚从敌人监狱里解放出来的作家：陈隄、田琳、秋萤、田瑯、田兵、外文、励行建、古丁等人也聚集在哈尔滨。许多全国著名作家，如丁玲、草明、周立波、严文井、宋之的等都来到东北解放区，可以说“群星璀璨”极胜一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家团结在东北文协的周围，为《东北文艺》、《东北日报》、《文化报》、《生活报》、《知识》等各报刊写稿。这一时期，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草明的《原动力》等巨作相继问世。

然而，袁犀以马双翼笔名等出的一篇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

《网和地和鱼》，在《东北文艺》上发表不久，就遭到不公正的批判，随之萧军主编的《文化报》，也受到批判，许多东北作家被称为“伪满作家”，几乎被排斥在文坛之外。

解放时期的东北现代文学，由于左倾思想和宗派主义情绪的影响，东北作家之间，呈现出裂痕，特别是经过镇反运动，三反运动，所有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品，则被视为禁区。

这就是东北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鸟瞰图。

二

1986年9月，哈尔滨市图书馆，根据馆藏图书报刊，编辑出版《东北沦陷时期作家与作品索引》一书，共收录东北沦陷时期作家312名，作品6210篇，同时他们又编辑出版《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搜集各种文学作品共113篇，其中包括东北著名作家萧军、萧红、罗烽、白朗、金人、杨朔、巴来、林珏（达秋）、陈隄、沫南、石军、田兵、励行建、田琳、吴瑛的作品。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哈尔滨是“文学的故乡”。从哈尔滨逃亡到关内的作家，他们自动聚集在上海，在党的领导下，在鲁迅先生关怀下，继续从事抗日文学活动，他们是中国文坛崛起的“东北作家群”的骨干。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沦陷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在百人左右，共出版各种文集约六十多种。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散在各报刊上，没有搜集成专集。

1948年春，我在东北文协工作时，曾受罗烽同志委托去哈尔滨各旧书摊寻觅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作品，可惜搜集的不全；东北全境解放以后，我走过祖国许多城市的图书馆、资料

室，查阅那些卡片，都标明禁书，没有特别手续是不许看的，最令人困惑的是有卡而无书。

1979年，落实政策后，我曾参加在沈阳召开的东北三省现代文学史讨论会，并被聘为“东北现代文学史编写协作会的顾问。为搜集作品和有关资料，得到许多文学界朋友的帮助，迄今为止，仅就我搜集到的200多万字的作品，仍有一些篇章由于复印技术不佳，而残缺不全，有些我记忆中的优秀佳作没有找到，由于战争炮火的焚毁，十年浩劫的破坏，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损失，有些报刊已荡然无存，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在我为《长春》文学月刊撰写文学回忆录《东北作家群像》，为辽宁广播电台播讲《东北作家史话》时，切身感到搜集资料的重要。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的空白，东北沦陷期文学的研究和讨论，已成为文学界一个崭新的课题。东北三省很早就注意到这个课题，辽宁、黑龙江两省文研所轮流出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九辑。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四十年来，我国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包括抗战文学史，内容很不完整，视沦陷区文学为异端。排斥在外。即使某些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很少了解，更谈不上研究。

最近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杂乱无章，谬误百出，竟把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和伪满大汉奸国务总理郑孝胥并列在一起，说什么“在日军严密控制之下，只有歌颂敌伪和逃避现实——谈茶经、花道、鬼狐神仙等一类文字，充斥文坛”。最不应该的是把许多名字写错，甚而罗列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作者，如晓津、石鸣、古戈，不知是何许人。^⑩

最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一位东北文学研究者，通过研究实践，总结出的心得，写出《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一文。她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要清除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中的左倾思想，”她说“从1945年到1976年，这三十多年间，在对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研究上，一直存在着左倾思想的干扰，由“左”的认识到极左的偏见，再到左倾泛滥，严重扼杀了东北沦陷期文学研究的生机，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空白。”^⑩

我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是会写出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这一空白是会填补上的。我希望能建国四十周年时，看到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的出版。

我作为一个东北作家，多么迫切地盼望已经编写近十年的东北现代文学史公之于世啊！

半个世纪以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现在都是年近古稀了，有的早已谢世，尚存者寥寥无几。

我参与编辑的《东北文学研究丛刊》现改名《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特辟“文坛祭”专栏，纪念那些为东北文学的建设、为东北文学的发展、为东北文学的繁荣而做出贡献的作家：金剑啸、李克异、王光逖、（司马桑敦）、成弦、季风、骆驼生、左蒂、杲杳、也丽，姜椿芳、艾循……所有东北文学的拓荒者、先驱者、耕耘者。我们都怀念他们，纪念他们。

“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在艰难困苦中努力奋斗过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工作者，认真挖掘他们留下的宝贵资料，恢复他们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肯定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⑪

党的十三大以来，一些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老作家以及文学研究人员、学者，思想空前活跃。据哈尔滨《文学信息》得知，辽宁大学教授张毓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增设“沦陷时期的文学”两章，正在编纂中，四川成都出版的《抗战文学研究》开始发表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论文，吉林省文研所的研究人员，编辑整理东北沦陷区文学资料达80万字，已送中央文学研究所。牡丹江师院黄万华、齐齐哈尔电大王中仪，都写出有关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评论。他们实事求是的进行文学研究，取得很好的成绩。美国作家、写《萧红评传》而获得副博士学位的葛浩文先生，为研究东北沦陷期文学，1987年来我国黑龙江大学进修，他对我说，他已搜集3 000页文学资料。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田村裕子女士为研究中国东北文学曾来辽宁大学进修。

我忠诚的希望，在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不要落后。

我高兴地敬告读者，“在国际上，近年来也有相当一批研究者，把目光转向抗战时期文学。”中国抗战时期文学讨论会“定期在世界各地召开学术讨论会，邀请各国和地区的不同政见和不同观点的作家和学者出席会议，围绕着中国抗战文学的大题目，自由地展开讨论。”^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侧重点正逐步地移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文学，抗战时期文学和以抗战时期从事文学创作为主的一批作家，正越来越引起国外研究者的注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不受欢迎的缪斯：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中国文学在上海和北京》，（小爱德华·盖恩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并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但这本书严重地违背历史事实，对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评价是有偏见的。^⑮

因此，我郑重提醒那些国外专家，把中国沦陷时期的文学说成“不受欢迎的缪斯”，甚而把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说成“日本文学的支流”，如果不是无知，便是信口雌黄的澜言。

“作为历史劫难的幸存者，目击者与见证人，我们义不容辞地有责任把被淡忘或者被忽略了的历史，一一填补充实起来，而把被颠倒的颠倒过来，把被歪曲了的事实认真加以彻底澄清，我们理所当然也是最有发言权的。”^⑥

《烛心集》是继《长夜萤火》之后又一本东北沦陷时期作

三

品选。这是一本男作家的小说选。这本书里的二十篇作品的二十位作家，都是在东北沦陷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代表各种派别、各种风格的作家。

其中有几位作家，是东北沦陷初期活跃在北满文坛而后又蜚声祖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如萧军（三郎），他1932年发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的短篇《烛心》，是一篇纪实小说，它真实地再现了他和萧红（悄吟）在哈尔滨的贫困生活，全篇充满对旧社会的抨击之情。文光（星）的《路》，是1933年发表在长春《大同报》《夜哨》文艺副刊上的中篇小说，它描写辽南一带抗日义勇军的斗争生活。因为这篇小說的连载，影响到《夜哨》的停刊。罗烽（彭勃）的《星散之群》，是1934年发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上的中篇小说，这是一篇描写制鞋工人生活的力作，它生动真实地反映出资本家和工人的两个阶级对峙的形象，因为作者遭到敌人逮捕，小说中断。这篇小说未收进他的《罗烽文集》，我征得作者同意，把它选进这本书里。为纪念革命烈士金剑啸（巴来）的壮烈牺牲，选了他的《云姑的母亲》，这篇小说是他1934年写的，描

写一位善良的母亲对敌人的血泪控诉。1935年孙陵（小梅）发表在长春《大同报》《满洲新文坛》副刊的《宝祥哥的胜利》，是他的处女作，这篇小说是在我的怂恿下创作出来的，描写善良农民对伪警察巡官的愤恨，终于在人民武装的强大威力下救出被诬陷通匪的儿子。1936年上海《文学》杂志转载了这篇小说，后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小说卷。

陈隄（殊莹）1935年发表在哈尔滨《北师教刊》的小说《棉袍》，叙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曲强者的悲歌。沫南发表在《滨江日报》副刊上的《船上的故事》（改名《两船家》），是一个很离奇的故事，它反映出船工家破人亡的遭遇，写出不同阶级的思想感情。这篇小说发表于1940年的《新满洲》。

李克异（袁犀）的中篇小说《风雪》，原名《流》，连载于沈阳的《新青年》月刊。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以农民为题材的小说，这是第一篇。是他的夫人姚锦推荐的。《去故集》的作者秋萤自选《陋巷》，这篇小说原发表在1944年袁犀编的《创作连丛》上。

此外，我还选了《昭陵红叶》作者、老作家赵鲜文193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小说《看坟人》；《风夜》作者励行建（马洗园）的小说《败溃一族》；《生之温室》作者马寻（金音）的小说《牧场上的血缘》。

“文艺志派”作家刘迟（疑迟）的著名小说《山丁花》当年曾是一篇有争议的作品，1937年在《明明》上发表。

我还选了“作风派”石军的中篇小说《脱轨列车》和田兵的短篇小说《T村的年暮》、也丽的《三人》。

东北沦陷后期，我选了后起之秀李正中（柯炬）的小说《野实》，戈壁的小说《离乡》，支援的小说《白藤